

周东旭

2020年10月，中国非遗曲艺周在宁波举办。10月10日晚上，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，非遗曲艺名家大咖云集，刘兰芳、盛小云、翁仁康等参加了开幕式演出，北京评书、绍兴莲花落、苏州评弹、四明南词、陕北说书、淮河琴书精彩纷呈，既有传统经典曲目，也有反映新时期的创作曲目，让宁波市民大饱耳福。

“曲艺”是一门古老的说唱艺术，许多人分不清戏曲与曲艺，其实戏曲与曲艺是传统艺术中一棵树上的两朵奇葩，有点“近亲”关系，但曲艺是说唱艺术，戏曲是扮演艺术，戏曲的许多声腔来源于曲艺，比如宁波甬剧的许多调腔就吸收了四明南词的音乐，而越剧的起源则是当时嵊县的落地唱书艺人，涂脂抹粉，在四个翻过来的稻桶上铺上木板当作舞台，扮演人物，演出简单的小戏，从此诞生了一个新剧种。

曲艺历史悠久，曾经出土过西汉时期的说唱俑，说唱俑一手抱着鼓、一手拿着槌，表情生动而滑稽。中国文学里唐传奇、宋话本，如《水浒传》里的“武十回”“宋十回”，“列位看官”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话本小说，就是说书人的底本。《说唐》《说岳》均来自古代的说唱艺术。说书人根据这个底本，加以发挥。

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笠翁说，书是写给识字人看的，而戏则是演给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看的。在旧时代，文学作品的普及，戏曲与曲艺是非常重要的两个阵地，以前教育普及率低，加之劳作辛苦，娱乐项目极少，而且曲艺比起戏曲，更讲究场地和排场，几乎随时随地可以演出，所以深受百姓欢迎。

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笠翁说，记录了柳敬亭说书的盛况：“一日说书一回，定价一两。十日先送书帕下定，常不得空。”可见当时最有名的人的说书演出行情。同样是说书阳冈打虎，“与本传大异。其描写刻画，入微毫发”。说武松到了店门大吼一声，店中的酒瓮都嗡嗡有声，“闹中着色，细微至此”。“其疾徐轻重，吞吐抑扬，入情入理，入筋入骨”，记录了当时的说书盛况，描绘了柳敬亭说书的高超艺术。

晚清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里有一段“明湖居听书”，十分经典。“唱了十数句之后，渐渐地越唱越高，忽然拔了一个尖儿，像一线钢针抛入天际，不禁暗暗叫绝。不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，尚能回环转折。几转之后，又高一层，接连有三四叠，节节高起。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山崖的泰山，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，以为上与天通；及至翻到傲来峰顶，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；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；愈翻愈险，愈险愈奇。”刘鹗用通感手法，来描写唱书艺人的高超。

宁波也有许多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曲艺，如四明南词、宁波评话、

# 让「曲艺艺术」生生不息

宁波走书、唱新闻等。宁波有一句老话，“南词上华堂，走书下农庄，评话进茶坊，新闻唱四方”，从它们各自的演出场所，我们可以看出四明南词比较文雅，出入于大户人家的厅堂；走书通俗易懂，是农民大哥喜欢的节目；评话讲的都是历史故事，适合在茶坊里喝茶的男人们听，他们最关心历史政治的事；新闻走到哪儿，唱到哪儿。不同的演出形式，有不同观众群，呈现出曲艺艺术繁荣的景象。

虽然曲艺曾经受市民热捧，但在娱乐多样化的时代，已经式微。然细细一想，曲艺并不曾离开你的生活，在电视剧《都挺好》里有喜欢听苏州评弹的苏大强；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能收听到许多说书栏目，是许多人睡觉前必修课程；近来走红的“脱口秀”节目，类似单口相声，其实也有曲艺的影子在，只是脱口秀无需说学逗唱的基本功训练，但一个一个个段子，一如相声的“抖包袱”，这一点是舞台艺术共通的。

南词、评话、走书、唱新闻都是宁波人的乡音艺术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，现状不容乐观。比如会说方言的下一代越来越少，导致他们听不懂地方戏曲、曲艺，听不懂，自然没有兴趣。另外他们误认为这种传统艺术过于“老土”，一大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引导，导致他们感受不到传统艺术和地方文化的魅力。另外创作的曲目，跟不上年轻人思想，和他们的生活无关。新创曲目，多数为创作而创作，毫无艺术个性，也不遵循艺术创作规律。比如，南词虽然文辞优雅，曲调优美，但现今的传承人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艺校专业培养的那一批，缺乏新人。现在文化部门虽然也举办一些公益类的培训，但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不能指望“速成班”立竿见影。

培养宁波传统曲艺人才，需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资金。希望艺校等部门肩负起使命，不然宁波人的“传统乡音”将成广陵散。四明南词不如苏州评弹发展得好。评弹还有专业学校和演出团体，而且通过文旅融合，许多艺人在各个景区茶楼可以一展身手，名演员还要赶场子。

也可以借鉴一些发展好的兄弟曲种，比如德云社的相声，演出市场就很好。张云雷、郭麒麟也都是“90后”，张云雷唱段《乾坤带》《锁麟囊》，粉丝也会一起跟着哼唱。高博文用评弹演绎茅盾文学奖作品《繁花》，也深受市民热捧。前几天，甬剧班第九代整体亮相演出，让许多艺术家感慨：后继有人，二十年无忧矣。人才培养、艺术传播、曲艺市场都是学问，须不断地学习。

培养宁波传统曲艺人才，需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和资金。希望艺校等部门肩负起使命，不然宁波人的“传统乡音”将成广陵散。四明南词不如苏州评弹发展得好。评弹还有专业学校和演出团体，而且通过文旅融合，许多艺人在各个景区茶楼可以一展身手，名演员还要赶场子。

也可以借鉴一些发展好的兄弟曲种，比如德云社的相声，演出市场就很好。张云雷、郭麒麟也都是“90后”，张云雷唱段《乾坤带》《锁麟囊》，粉丝也会一起跟着哼唱。高博文用评弹演绎茅盾文学奖作品《繁花》，也深受市民热捧。前几天，甬剧班第九代整体亮相演出，让许多艺术家感慨：后继有人，二十年无忧矣。人才培养、艺术传播、曲艺市场都是学问，须不断地学习。



## 鉴赏与收藏

# 文气洋溢 墨随情迁

## ——读冯其庸书画



冯其庸(1924—2017)，名迟，字其庸，号宽堂。江苏无锡人，著名红学家、史学家、书画家，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。文物出版社出版有《冯其庸书画集》。平生数次来甬，与宁波颇有渊源。

方向前

喜欢冯其庸的书画，是因为他的画率真，有情感，有书卷气。

古来文人善舞文弄墨，而书画家多为学问高深者。当我看到冯其庸先生的画作时，首先想到，他是一位红学兼史学大家。中国绘画重传统，也重修养，所以，品读冯其庸书画主要不在画中之法，而是画中之文、气、之格调。

冯其庸先生学富五车，一生游历无数山川，胸中藏有天下奇山异水。冯其庸绘画的一大特点是善于经营题款，寥寥几笔大写意后，信手题写自作诗文，洋洋洒洒，文气十足。这些题诗在丰富画面的同时，让读者享受到文辞之精美，诗中之意趣。冯其庸非专业画家，但他深厚的文史修养弥补了绘画技法上的一些弱点，他的画是文人学者画。

《葫芦图》为冯其庸八十岁时所作。三片叶子、一个大葫芦、两条枯涩的根蔓，右下角题上：“老去种瓜只是痴，枝枝叶叶叶叶相思，瓜红叶老人何在，六十年前乞食时。宽堂八十岁写六十年前旧家景色，物是人非，何处觅当时同饥饿人耶。”画中葫芦为画家早年最熟悉的东西，睹物思情，勾起了早年的记忆。一些在作品中无法表达的东西，作者通过题款来表达，是中国画的一大特点。画中的“瓜红叶老”，作者描写时运笔极为爽快，一个大红葫芦，三四笔绘就，沉甸甸的，又生动活泼；老枝以枯笔写就，浓墨用来勾茎。此《葫芦图》与白石翁所绘葫芦相比，画法更为大胆，笔法更为简洁，颜色更为厚重浓丽。冯其庸吸收了白石老人痛快淋漓的大写意画风，抒写性情，追求情趣。这件画作也流露出明代徐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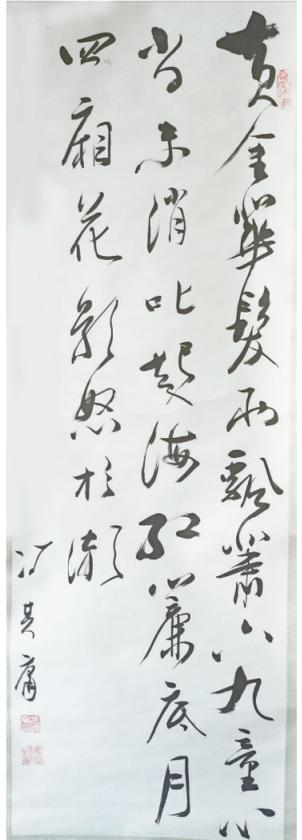


冯其庸先生书画作品 (方向前 供图)



绘画的那些不羁与豪迈，作品妙在“似与不似之间”。在同时代画家中，冯其庸与许麟庐、刘海粟、朱屺瞻、唐云等画坛名流接触颇多，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绘画语言和风格上的相通之处，皆具有大写意风范，作品厚重、质朴、大气，形神俱佳。

再看山水画《昨夜黄山大雪飞》，绘于1997年岁暮，是画家应朋友之约天都游记后所作。整幅画面分上下两部分，作品下部摄取了大雪中黄山一隅，山深处有一茅屋，屋中隐约有一高士伏案，茅屋旁有两棵被大雪压弯的古树，茫茫中还能依稀看见茅屋后面的一小片竹林。整个画面用水墨完成，因为描写的是雪景，故留白多，着墨少。在山水画中，雪景很难画，难在画下雪之意境。冯其庸先生凭借自己的修养和才情，绘出了高士的“静”和“寒”，笔法苍熟，墨色淡雅，烘染出黄山雪景之美。画家的才气还体现在他的墨法：用大片淡墨营造雪景，天空鸟蒙蒙一片，但画面毫无黑气，更无板滞之感。书法题款占据了整幅画的上部，十分醒目，与下面山水雪景互为呼应，题诗曰：“昨夜黄山大雪飞，故人约我上翠微，我今天寒脚力薄，空望清溪雪满衣。含毫且作袁安图，梦里依稀雪掩扉，他日相逢把酒看，不知当时是耶非。”



叶互为交叉照应，有变化有迎合，画面散发出淡淡的兰香与梅香，具有浓浓的文人气息。

在冯其庸作品中，有一类作品特别惹人注目，那就是大写意重彩作品。重彩在工笔画中并不常见，但在大写意绘画中并不少见，若有也是局部点缀而已。冯其庸先生能用大片重彩，大红、大绿、大蓝、大灰、大白，整体画面把握得好，画格又不俗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

《重彩葫芦》立轴，葫芦用大红、大黄、大灰画之，十余个姿态各异的葫芦几乎占满了整幅作品，满而不挤。这种构图及画法在齐白石、吴昌硕作品中曾经有过，但冯其庸在用色上比他们更重，视觉冲击力更强。山水画《祁连秋色》《取经之路》《看尽龟兹十万峰》等均冯先生晚年重彩之作，赏读后别有一番“风味”。这种大片重彩法，一般画家较难驾驭，而冯其庸有这种胆量和能力，正如他在《重彩葫芦》中的题句：“老夫不是丹青手，为有胸中逸气生。”胸中有逸气，肚中有文采，下笔乃不俗。

历代文人、名人的书画一直备受藏家喜欢，我想冯其庸的书画随着时间推移也会越来越被重视。尤其是他的重彩大写意作品，有自己的风格和语言特点，这对一个非专业画家而言，难能可贵。

陈云

石头的赏玩一般可分为两大类：图案石和印章石。图案石爱好者追求的是石头色纹是否与自然界动植物形神匹配，惟妙惟肖，对石头的软硬度或产地不做过多苛求；印章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篆刻印材，所以硬度必须是钢刀刻得动的，如果在满足硬度的基础上，石头再有精美的色纹、象形的图案，那自然再好不过。宁波大松石最大的特点，除了完全能够满足印材的篆刻基本功能之外，更以其色彩之缤纷、纹路之奇特、变化之多端，深受石友之喜爱。



俏色洒墨冻



明黄冻



大松奇石



洒墨橘黄冻



洒墨冻



凝墨冻



豆沙冻

# 大松石中的象形品种

大松石的色纹五彩斑斓，绚丽多变，几乎没有两块石头的颜色和纹路是一模一样的，其中一些象形品种的大松石，更得到广大石友的青睞。这里，笔者与同道分享几种比较典型的大松石象形品种。

滴水冻。大松石中有一种非常奇异的品种：地子以朱砂为主，质

优者色浓宛如鸡血；间有不规则冻点，圆形，或正圆或椭圆，清澈透明莹润；大似蚕豆，小如绿豆；似水滴落，镶嵌于朱砂地子中；莹莹内耀，仿佛水波荡漾；石质凝结，表面极具光泽；受刀适宜，韧性足而不粘刀……有人形象地称之为“大松滴水冻”。我接触大松石近二

十年，从原石中锯开，制作成功的滴水冻上品印章石，不过十余方，这些品种完好、地子深红、冻点匀称的上品滴水冻，个头并不大。类似的品种，在别处产地的印章石中也极为少见。由此可见，大松滴水冻是一种较为珍稀的印章石，极具欣赏价值。

蛋花冻。取名“蛋花冻”的印章石，在外省印章石中也常有，而出自宁波大松的蛋花冻，无论是色纹还是质地，都有其明显的个性特征，极易与别的产地的蛋花冻区别开来。大松蛋花冻地子呈浅肉色、半透明状，属大松冻石中透明度较高的品种之一。在半透明的地子上，有乳白色长短不一的条纹，似蛋花状遍布其间，因此得名。其间还有桃红、嫣红或粉色点缀，俏丽出挑。蛋花冻的质地极其细腻，通透度高，印石打磨后表面光亮、晶莹，具强蜡质光泽，它的凝结强度高，韧性足，两块印石轻轻碰撞，发出金属般铮铮铿锵响声，质优者接近晶体，可与水晶相媲美。无论论从珍贵性、稀有性，还是整体品质来看，大松蛋花冻丝毫不逊于四

大名石中的上品佳石，排在大松上品印石的前三名毋庸置疑。

大松蛋花冻的原石呈扁平状，夹于坚硬的石英岩料间，矿脉呈V字形分布，石料厚不及4厘米，窄处不及5毫米，取石十分不易，做成印章石更为艰难。至今我见到过的最大一枚大松蛋花冻方章，印面尺寸不过3厘米，高度不过12厘米。

市面上有人把大松石中色纹类似蛋花状的都称之为“蛋花冻”，对此笔者不敢苟同。所谓的“大松蛋花冻”，首先是质地上的高度认同，否则统统地称之为蛋花冻，在实际操作中容易混淆，让人无所适从，从而也就失去了品种命名的意义。当然，一旦如此笼统命名，对其真正价值的认定必会高低悬殊，混乱不堪。

鱼子冻。相比大松蛋花冻的稀有程度，大松形似鱼子的印章石则较为常见。印章石肌理不规则地散布着白色圆点或椭圆形斑点，可大可小，如鱼卵状，素雅清静，惹人喜爱。大松鱼子普遍存在于洒墨、黄花、朱砂、春冻等多个大松品种

石的地子中，彩石居多，冻石相对较少。大松石的冻地中，鱼子色白如玉珠，聚散错落有致，悬浮于通透度较高的冻地之中，立体感极强，十分惹人喜爱。

纵观大松鱼子这一品种石，客观来说，鱼子形状不及内蒙古的巴林鱼子那么逼真、浑圆，密度不及福建寿山或浙江昌化鱼子那么集聚、浓密。大松鱼子分布大多呈局部的片状或块状，极少见到排列有序的大片鱼子形状。

以上三种大松石象形品种，仅仅是大松石中的冰山一角，另外如藕粉冻、彩霞冻、凝墨冻、木纹冻、冰冻等等，琳琅满目，精彩纷呈，这些形神兼备的象形品种石，紧紧吸引着广大印章石爱好者的目光，进而成为他们追逐的目标。

南宋大臣、词人史浩，是鄞州人，官至右丞相，封魏国公，流传下来有两首词歌咏圆子。其中《粉碟儿·咏圆子》中写道：“咄嗟间，如撒下真珠一串。火方然，汤初滚，尽浮锅面。”这位先贤把宁波圆子（或汤圆）写得绘声绘色，活色生香。我亦即兴赋词一首《人月圆·咏大松滴水蛋花鱼子冻》，聊表喜爱大松滴水、蛋花、鱼子冻印章石之雅兴：

“乳花飞舞琥珀间，玉珠嵌石中。造化神秀，花鸟鱼虫，霎时相融。黄花朱砂，争圆斗密，独好质冻。蛋花溢香，鱼子养眼，皆我情钟。”